

文艺
微评
WENYI
WEIPING

以直播、短视频助力地方文化振兴
贺庆玲

新媒体时代,网络社交媒体平台迅速发展,成为助力群众文化发展、赋能地方文化振兴的新引擎。

直播、短视频激发群众参与热情。社交媒体为普通百姓提供了平台,无论是城市文化达人还是乡村民间艺人,都能轻松地拿起手机进行直播,直播和短视频成为群众记录生活、表现创意的重要方式。沈阳市苏家屯区蔡屯村“村晚”作为全国冬季“村晚”示范亮相直播间,短视频博主“张同学”通过质朴的农村日常生活带领网友体验东北特色乡村文化,博主“二哥远足”借助旅行攻略讲解东北的人文历史和民俗风情,推广了家乡文化,备受群众欢迎。

直播、短视频推动文化跨地域传播。民俗节庆、传统技艺、地方戏曲等丰富独特的群众文化,借助社交媒体平台跨地域甚至跨国界广泛传播,彰显地域文化魅力。直播特色冻梨、美味鸡架、铁锅炖大鹅等短视频吸引全网关注,独特的东北饮食文化吸引了大量外地游客。

直播、短视频创新文化产业模式。地域文化搭上数字化的快车,实现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开辟出新的创意模式和盈利模式。非遗传承人在直播间再现“绝活”,彰显非遗文化魅力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效益。一些偏远乡村和山区凭借优美的自然风光、淳朴的民风民俗,通过直播和短视频推介旅游产品,实现旅游文化创新和产业创收双丰收。就连乡味浓浓的东北大集也借助直播将地方特产畅销全国,引领民俗文化消费。

可以说,直播和短视频作为文化传播的新兴力量,在群众文化发展和地方文化振兴的征程中具有无限潜力。

差异性文化需求离不开“短视频+直播”
张守志

在我省各地公园、街头、桥下流行的群众大合唱,日益受关注,已成为一种独特的群众文化。如今,与此类似的多群众文化活动策划“短视频+直播”“双轮驱动”的“快车”,日益呈现出内容多样化和形式多元化的发展态势。“短视频+直播”的全民共创、即时传播、互动社交等属性与群众文化活动的广泛性、参与性、共享性等特征相互适配。“短视频+直播”的内容生产模式与传播样态,为群众文化活动搭建了新桥梁,拓宽了新渠道。

短视频平台内容类型的多样化与垂直化,以及内容推荐的智能化、精细化,能够为群众文化活动的推广提供强有力的内容驱动。从群众合唱团、老年模特队到青春跃动的街舞表演,均可以找到其核心受众,甚至形成“破圈”传播。对群众文化活动的内容传播而言,不论是“银龄群体”“上班族”,还是体育健身、文艺表演、节庆活动,“短视频+直播”的内容传播力与受众覆盖面为群众文化活动成规模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短视频+直播”的多样形式载体,能够满足大众对群众文化活动的差异性需求,为其创新发展提供可能。从各地各级“文化云”直播到各文化艺术院团的互动直播,从传统戏曲的沉浸式表演到“非遗”项目的场景化展示,通过视频技术与直播技术的加持与渲染,在虚拟与现实之间,“短视频+直播”丰富了群众文化活动的创新实践。不仅立体多维地展示其文化内容,强化受众的活动体验感、沉浸感,还有效延伸了群众文化活动的多元化功能,实现娱乐功能、教育功能、服务功能的有机融合。

可以说,“短视频+直播”的交互融合与模式升级,极大程度突破了传统群众文化活动的局限性。以更大规模、更多参与、更强互动赋予群众文化活动更多可能性。未来,应该充分利用“短视频+直播”激发群众文化活动新动能,为其创新性与内涵式发展注入新要素。并且,需要进一步借助新媒体的综合优势,积极运用新理念拓展群众文化活动新实践。从而真正发挥其文化整合、导向、传承等作用,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加大对直播、短视频的监管
刘艳妮

近年来,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介凭借内容体量大、传播速度快、互动性强的优势,迅速成为群众文化展示和传播的重要平台,有效拓展了群众文化的多维面向,如文化惠民演出同步直播、艺术普及课堂线上开讲、“村晚”直播、市民文化节直播,还有李子柒以漆器复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名家进驻直播间让群众与专家实时对话……在短视频、直播平台上,展演展示、辅导培训、讲座交流、技艺比拼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极大地方便了群众享受文化资源,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但我们也要看到,为赚取更大的平台流量而盲目追求关注度、播放量、点赞量、转发量等技术指标的部分自媒体,为追求喜欢的直播带来负面效应。健身操直播圈粉后蜕变为带货工具,网络主播成为网红后,遭遇舆论风暴,蹭流量、博眼球,打擦边、诱导消费等“表演”乱象需进一步规范,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生态需要政府、平台、企业、网民等共同维护。短视频、直播平台在加大对网络乱象的监管治理力度的同时,也要注重对优质内容进行主题引导和积极扶持,如“我要办村晚”乡村文化人抖音直播扶持计划、“聚光计划——抖音直播基层团队扶持专项”等,发挥了引领示范作用,为群众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部分低俗、虚假、过度追求流量而忽视文化内涵的内容让我们警醒,若使直播、短视频持续赋能文化发展,就需要创作者、平台方及监管部门树立责任意识、多方协同发力。对直播和短视频善加引导、合理利用,才能让群众文化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推动文化振兴迈向更高层次。

本报记者历时两个月采访十四市的合唱队伍—— 合唱这件事,对辽宁人有多重要

本报记者 张晓丽 见习记者 孟祥群

核心
提示

倾听一座城市的声音,你会听见什么?在我们的社区、公园、大桥下,经常会听到合唱。这蕴含着独特的声音叙事,回荡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共同构建起城市的另一个维度——爱乐之城。

合唱为什么这么火?这与其天然具有的跨界属性相关,它既可以“阳春白雪”,也可以“下里巴人”,既可以古典传统,也可以时尚现代。合唱为什么能活跃于辽宁这一方水土?两个多月来,记者调查省内14个市的不同风格的合唱组织,从中窥见合唱所代表的文化内涵以及合唱现象带来的文化思考。



每天19时,抚顺市新华桥下会准时传来激昂的合唱声。图为“千人合唱团”在合唱《我和我的祖国》。本报记者 孙明慧 摄

合唱组织:唱得响、唱得好、唱得久需要一个“稳定内核”

如果说,人民热爱、大厂基因、老有所为是合唱艺术在辽宁生根发芽的土壤,那么,是什么样的阳光雨露滋养它成长壮大的呢?要知道,“一年辉煌、两年彷徨、三年凄凉”是许多社会合唱组织的发展瓶颈。对比省内一些5年以上的老牌合唱组织的生长机制,记者发现了这样一条规律:一个合唱组织要想长久,往往拥有一个稳定的内核——合理的运行机制。

有的合唱组织天然具备“稳定内核”。比如政府部门主导的合唱团、有

企事业单位背景的合唱团。这些合唱团“背靠大树好乘凉”,常常能在主导单位的扶持下渡过发展中的难关。

大连市童声合唱团,由大连市教育局组建,成立于2008年,如今已有16个年头了。合唱团的负责人翟丙也是团里的指挥,今年30岁的她曾在大连外国语大学就读指挥专业。2015年,当时的大连市童声合唱团负责人辞职,合唱团陷入解散危机,在大连市教育局的主导下,翟丙进入合唱团,开始带领孩子们在比赛中寻求成长。如

今,大连市童声合唱团已经成为大连市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

沈阳九歌青年合唱团,成立于2018年,有着深厚的沈阳音乐学院背景,团长、指挥、副团长都是沈阳音乐学院的教授、副教授,60%的成员接受过专业训练。6年来,合唱团一直走高端路线,执着追求具有国际水准的合唱艺术水平,致力于打造沈阳新的城市文化名片。“九歌”不仅自己获奖无数,还带动整个地区的合唱水平提升。合唱团的主要成员徐波、李岩飞等人带领各自的合唱团也在国内外重大合唱比赛中屡次获奖。

除此外,还有许多合唱组织依靠有效的管理建立“稳定内核”。本溪市中心声合唱团于2019年成立。由最初的30多个队员发展到现在的115人,团长何永兴和副团长李彬一致认为,“团规”是合唱团能够坚持到现在的主要支撑。每个月20元的团费,遵守团队纪律、不玩手机、不随意发言、不无故旷课……除了这些,团费月月收取,团费明细月月公布,大家信服。“我们不允许团费提前交,按年交更不行。”何永兴笑容里带着几分狡黠:“每个月都交,培养大家的团队意识。”

为了让团队能够长久地走下去,本溪市中心声合唱团的几位核心成员又做出了一个新的决定:申请成立心声合唱团党支部。如今,申请已经提交,等待着上级单位的批准。



本溪市中心声合唱团曾为山城人民献上多场精彩演出。何永兴供图

踏歌而行:合唱有潜力成为文旅破圈的“流量密码”

合唱有多大的力量?有人把它比作酿酒师,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也有人把它比作时光雕刻家,让无字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盘桓于合唱组织沉浮与枯荣的故事中,我们又清晰地看到,关于合唱,我们还有许多可为之处。

观众更易被原创歌曲所感染,创新、原创才是这些合唱团的终极议题。今年恰逢四年一次的辽宁合唱展演。在开幕式上,沈阳市第九中学学火合唱团的孩子们以一曲原创歌曲《逐梦繁星》,赢得了在场观众一致的叫好声,凸显了原创歌曲的重要性。

以合唱助力甘肃山区的孩子们走出大山的沈阳日报童声合唱团,也以原创歌曲感动了无数听众,一曲《大山里的孩子》唱哭了多少听众,还有《梦

想的翅膀》《我要为你唱首歌》《心光》……这些歌曲歌颂梦想、歌唱希望,用歌声讲好辽宁故事,让人们记忆深刻。

继2023年推出《大连大合唱》后,大连市今年又推出了大型原创交响组曲《山海交响》,由国家一级作曲家郑冰和国家一级作家宁明作词、作曲。《山海交响》,顾名思义,通过交响乐、大合唱表现大连的山海风光、人文历史。在《山海交响》的第四乐章《闯海渔歌》中,宁明希望展现北方渔民海上劳作的豪迈气概,他们的创作结合国家级非遗项目“长海号子”,让当地的合唱团唱出动人的闯海渔歌。双向奔赴,创作出精品力作的同时,也为滨海人民献上一场直击心灵的艺术盛宴。

跳出合唱来看合唱,我们会发现,合唱有潜力成为文旅破圈的“流量密码”。在诸多艺术门类中,合唱是为数不多可以打破专业与业余界限的音乐体裁,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以合唱作为打造城市文化名片的载体,可以构建从“塔基”到“塔尖”的全民化共情体验,有效实现市民的群体式广泛参与。

以抚顺市打造“浑河大舞台”为例,包括合唱在内的诸多艺术形式轮番在浑河岸边上演,政府为百姓搭建舞台,群众看、群众唱,火爆程度远超主办单位想象。从另一个角度看,政府搭台,以较低的实施成本和较高的效益产出,打造了一个全新的文化品牌,无疑是政府打造城市文化的有效路径。



大连市童声合唱团成立16年来,有1600多名学生参演。图为孩子们在“辽宁合唱展演”演出。辽宁省音乐家协会供图

工业文化延伸: 退休工人在合唱中找到 “被认同、被需求、有事干”

为什么喜欢合唱?记者问了无数个合唱队员,在他们的各种回答中,可以归结为三种:小时候的梦想、厂里的文体活动、退休后的消遣;落脚点都是一个:热爱唱歌。

“我从小就爱唱歌,上学是学校文艺队的骨干,当兵也是文艺兵。”本溪市中心声合唱团的指挥傅景贤虽然不是专业指挥,却梦想着当指挥中最有激情的那一个。台上的他,总是一身暗格纹的西装,动作大开大合,充满激情与力量。我们无法想象,退休前的他是单位办公室主任,并且从未接受过专业的指挥训练。

从未经过专业学习,从小热爱文艺,在辽宁的合唱组织中,“傅景贤”们不在少数,他们因合唱而聚在一起,用音乐把“孤岛”连成“大陆”,并成为合唱这片音乐大陆里最坚实的基石。

“我以前喜欢参加厂里的文体活动,退休后,几个老伙计一商量,成立了一个合唱团,大家一起唱歌!挺好!”抚顺新华桥下“千人合唱团”团长耿长利从没想过,曾经十几人的小合唱团能发展到今天的千人大团,成员大多是退休工人。如果有幸欣赏他们的合唱,你会发现,它就是一段工业时代的劳动号子,有序、热烈、激昂。

工业文化是深深镌刻于辽宁人民血脉里的印记,曾经的大厂基因已融入他们的血肉,会在不经意间显现。沈阳、鞍山、抚顺……这样的工业城市中的合唱组织团队核心往往是工厂的退休人员,曾经火热的生产赋予他们许多特质,比如组织性和纪律性,比如奉献精神,比如精益求精、追求突破的精神。

“参加合唱团,我终于走出了阴霾。”本溪市中心声合唱团许文峰说。今年62岁的他曾是本钢的一名机关干部,如今是心声合唱团的主力唱将。谁也不想不到舞台上激情四射的他曾陷入抑郁痛苦的痛苦中。

起初,许文峰只参加活动,不上台演出,默默做着幕后工作,渐渐地,团队歌唱的力量打开了他的心扉。一次在厦门演出后,他鼓起勇气,提出上台的请求。因为没有音乐基础,许文峰跟着音乐指导老师反复练习,终于把自己“炼”成主力唱将。

许文峰说:“甭管退休以前职位高低,到了合唱团里,就要听团长的,听老师的。”队员们将一切指挥的职业精神延续到了退休后的团体中。

许文峰的例子不仅是大厂基因在工人群众身上的映射,还凸显了退休人员需要面临的课题:如何适应退休后的生活。从过了几十年的集体生活中剥离出来,退休人员的落差可想而知,他们需要被认同、被需求、有事干。而合唱组织的出现,恰好弥补了这种落差,不仅可消除内心的焦虑,还能抚平情感的波动,排解生活的戾气。